遥望

Divisadero

Michael Ondaatje

迈克尔·翁达杰 著 张芸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遥望

Divisadero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：图字 01-2010-3513

Michael Ondaatje
DIVISADERO

Copyright © 2007 by Michael Ondaatje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遥望/(加)翁达杰著；张芸译. —北京：
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10
ISBN 978-7-02-008163-9
Ⅰ.①遥… Ⅱ.①翁…②张… Ⅲ.①长篇小说-加拿大-
现代 Ⅳ.①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11186 号

责任编辑：姚翠丽
特约策划：彭 伦 何家炜
装帧设计：董红红
封面摄影：Willy Ronis

遥望
[加]迈克尔·翁达杰 著 张 芸 译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http://www.rw-cn.com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：100705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 186 千字 开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 8 插页 2
201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-15000
ISBN 978-7-02-008163-9
定价 25.00 元

献给约翰和比弗利

并纪念亲爱的克莱温·考瑞雅

——我们心目中的“艾吉利”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目录

第一部
安娜、克莱尔和库珀

第二部
马车上的一家人

第三部
德缪的家

译后记

有时，我躺在你的臂弯，你问我，希望自己身处哪个历史时刻。我会说，巴黎，科莱特去世的那个星期……巴黎，一九五四年八月三日。几天后，在为她举行的国葬上，一千枝百合将摆在她墓前，我愿置身其中，走过那条林荫道，两边是湿漉漉的柠檬树，然后驻足在巴黎皇宫她住的二楼公寓楼下。如科莱特这样的故人，他们的故事充盈我心。她是一位作家，曾评价自己唯一的优点是自我怀疑。（有人说，在她过世前一两天，让·热内去拜访过她，但什么也没偷。看，这就是伟大小偷的风度……）

尼采说，“我们拥有艺术，所以不会被真相击垮。”[②]一个事件的原貌，永无终结。库珀的故事和我妹妹的人生版图，永远令我魂萦梦牵。午夜过后，每当电话铃声响起，我提起话筒，幻想他们可能突然出现。我期待听到库珀的声音，或是克莱尔自报姓名前的深呼吸。

因为我已把自己和过去的那个“我”剥离开来，不再是那个和他们在一起的我。那时，我的名字叫安娜。

---

① 作者注：我从J.M.库切接受耶路撒冷奖的致辞里得到尼采这句话，其德语原文是：Wir haben die Kunst, damit wir nicht an der Wahrheit zugrunde gehen.我的翻译与库切稍有不同。

第一部

安娜、克莱尔和库珀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孤儿

高高的山脊上，克莱尔裹着一床厚毯，坐在马上。身旁是祖父的木屋，对面满山坡的七叶树。昨晚她在这儿露营，小木屋中间生了一堆火。几代人以前，我们的祖先第一次踏上这片国土，修建了这间栖身之所。他是个自给自足的单身汉，深居简出，像某种动物一样在这里生活。后来，从这儿到山下的全部土地，都归他所有。四十岁时，他草草结了婚，生了个儿子。他把彭塔卢玛路的这座农场留给了他。

克莱尔骑马在山脊上缓缓前行，两边山谷的上空，晨雾迷漫。左边是绵延的海岸线，右边的路通往萨克拉门托城和位于萨克拉门托三角洲的一个个小镇，比如里奥维斯塔，那里住着淘金潮留下来的人。

她驱马下山，穿过一片白雾，两旁是茂密的树林。二十分钟前，她已闻到烟味，此时，在格林艾林镇郊外，她看见镇上的酒吧着了火——是早些时当地纵火犯干的，他们知道里面没人。她从远处观望，没有下马。这匹唤作“自卫队队员”的坐骑，很少让人有重新上马的机会；一天只能骗它一次。尽管这匹马是我妹妹克莱尔最亲密的伙伴，但骑手和坐骑间仍缺少完全的信任。她会用各种书里没有的招术，阻止马后腿直立或弓背腾跃，并带上装满水的塑料袋，骑马时身体前倾，把水袋砸碎在马脖子上，令马以为是自己在流血，这样它便会安静一小会儿。克莱尔一骑上马，便忘却自己的瘸腿，仿佛变身成希腊神话里的半人半马怪，整个宇宙都在她掌控中。有一天，她也许会遇到一位人马座的射手，嫁给他。

火烧了一个小时才渐渐熄灭。格林艾林酒吧一直是个斗殴滋事的场所。即便现在，她也能看见有人在街上拉开阵势打架，大概是为了给这个地标增辉。她调转马头，走向一棵滑溜溜的红玛都那树，摘食上面的浆果，然后下山。到了小镇，路过起火的酒吧，里面最后几根梁柱轰然倒塌，发出雷鸣般巨响。她引马离响声而去。

回家途中，她路经葡萄园，园里放着样式陈旧的热风机，用来保持空气流动，使葡萄免受霜冻。十年前，她小时候，人们整夜燃点烧烟筒，不让空气变冷。

清晨，我们走进漆黑的厨房，默默给自己切一大块奶酪。父亲喝杯葡萄酒。等我们到畜栏，库珀已在那里耙草。我们赶紧动手挤奶，把头靠在奶牛身上。父亲、两个十一岁的女儿，以及比我们稍长几岁的雇工库珀。大家一语不发，只听见水桶和栏门打开的声音。

那时，库珀木讷少语，只会小声对自己嘀咕，仿佛不知该说什么。其实，他是在描述自己看到的——畜栏里的光线，从何处翻过围栏，捉哪只鸡藏在腋下。只要和他在一起，克莱尔和我都会竖起耳朵听他的低语。那时，库珀真诚坦率。我们发现，他的寡言不是出于孤僻，而是一种对语言没把握的表现。他身强力壮，能保护我们。但在言语方面，还得向我们请教。

父亲独自养育我们，又杂务缠身，所以我们两姐妹很早学会独立。他乐意看我们忙里忙外，一旦找不到我们，很容易发脾气。自母亲过世以来，我们唯有向库珀诉苦，而他也善解人意地愿做我们的听众。父亲看准了库珀的性格，只教他干各种农活，不让他学别的。可库珀读的却是些关于在加州东北部淘金的书，有人在一处左拐的河湾孤注一掷，结

果挖到了金矿。对生活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库珀而言，他显然晚生了一百年。可他知道，仍有金子从河里、灌木丛底或松林里冒出来。

在农场储物室的架子上层，我找到一本白色书脊的小册子，名叫《加州人访谈：从早期至今的女性居民》。由于绝大多数妇女不会写字，柏克莱的档案员携带录音机，走访各地，记录过去的生活和周边环境。书里收录的谈话从现在追溯到十九世纪初，从“多娜·尤拉利亚的口述”[①]到“丽迪亚·蒙德斯的口述”。这位丽迪亚·蒙德斯便是我们的母亲。她在克莱尔和我出生的那个星期就去世了，我们只能从书里认识她。我们三人中，只有自小在农场干活的库珀见过母亲生前的样子。对克莱尔和我来说，她仅存在于传说中，像个幽灵，父亲极少提起她。书里留下几段她的谈话和一张褪色的黑白照片。

书里采访的所有人都把自己看得很渺小，觉得历史与她们无关，自己只是旁观者。“我们在洛杉矶东北的中部大平原长大，父亲是矿工。我十八岁结婚。婚礼当晚，我们伴着沃奎阿和格鲁约的音乐，不停地跳啊跳。我丈夫说，拉小提琴的和弹吉他的是当地最棒的乐手。草地上，大岩石旁支起一张桌子，上面摆着吃的。结婚那天，他们告诉我，三十年前，我公公在旧金山上岸，又乘船来到彭塔卢玛，在这里造起房子。我刚来时，这儿有一千只下蛋的母鸡。狐狸总来偷鸡，照料起来非常费劲，而我丈夫又不想雇人，所以只留了奶牛和玉米地自己打理。山里还有别的野兽，像短尾猫、土狼，红木林里有响尾蛇，我还见过一次山狮。但最难对付的是野蓟。我们千辛万苦把它们砍光，可邻居不砍，种

① 多娜·尤拉利亚，美国加州历史上著名的百岁老人，卒于1878年。洛杉矶法院的死亡证明记录她活到了140岁，但她的大部分后人保守地认为，她活了112岁。——译者注（本书脚注如无特别说明，均为译者注）

子会吹到我们地里。

“彭塔卢玛路南头，有个人养了一百头羊，他可是位绅士。有时他带羊来我们地里露营，其中有头小羊很特别，不但吃蓟，连带把种子也消化了，大概是咀嚼时正好把种子咬碎了。奶牛做不到，它们即使吃了蓟，种子还是穿肠过。如果你讨厌蓟，肯定会喜欢那个人……我们隔壁那家农场发生过一件可怕的凶案，一个雇工用木板把库珀夫妇活活打死了。起初没人知道是谁干的，可他家四岁的儿子躲在地下室，逃过一劫，几天后爬出来，告诉大家凶手是谁。我们收留了这男孩，让他在农场干活。”

这是我们了解的有关母亲的一切。此外的她，遥不可及。她讲了很多自己撞见的事，因此我们知道的，只是她对牧羊人的好感，跳舞时短暂的快乐，以及邻居家的凶案和收养库珀的来龙去脉。她只字未提自己的兴趣、才能或感情，而这些一定曾是父亲生命中的指路明灯。二十三岁时，她难产去世。书里涉及她的部分只有两页而已。

小白书里没有讲到父亲的奇怪之举。在母亲去世的混乱中，他没通过正式手续，领养了在同家医院出生的另一个女婴，其母亲也死于难产。父亲把两个婴儿抱回家，给那个女婴取名克莱尔，视同己出。安娜和克莱尔，同一星期出生的两个女孩，人们以为两个都是他的女儿。丽迪亚·蒙德斯的去世，是导致父亲这么做的缘由，之所以能够办到，可能是因为克莱尔的亡母没有亲戚，或是单身。母亲在圣塔罗莎郊区那家野战医院分娩时去世，不客气地说，医院亏欠了他，欠他一个妻子。

有时，父亲会和别的慈父一样，抱抱我们，但这只发生在他累得昏昏欲睡、恍惚不能自已的时候。我凑到他坐的旧沙发上，像只温顺的小狗，躺在他臂弯里，模仿他无精打采的模样——可能因为太阳晒得太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